

在「跑碑」中學習

廈門大學歷史學系 民間歷史文獻研究中心
高晨焜

碑刻作為一種特殊的文獻載體，廣泛存在於人們的日常社會生活中，且其內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歷史的斷面。傳統社會中，碑銘的研究深受金石學的影響，絕大多數研究停留在簡單的收集、整理和釋讀層面。進入近代，尤其是「新史學」思潮的興起和「民俗學運動」的展開，促使學者們反思並批判傳統史學的治史範圍以及對史料的認識。碑刻，作為廣泛存在於鄉村的文獻資料，重新被史學工作者審視，尤其是那些大量反映民眾社會生活的碑刻——時至今日，碑刻的搜集與釋讀已成為理解、梳理和敘述地方社會史的重要工具。從官方或民間碑刻出發，結合地方史、制度史背景，討論國家與地方的互動、社會經濟文化的變遷，已成為歷史人類學的重要研究方法之一。

廈門大學歷史學系教授鄭振滿和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教授丁荷生，作為華南學術共同體的代表人物之一，長期致力於福建民間社會的研究，並深刻意識到福建地方社會中碑刻資料的重要性。正因有共同的學術興趣，自上世紀80年代起，他們便開始結伴走訪福建省內的宗教碑銘，進行搜集與研究。2018年出版的《福建宗教碑銘彙編·漳州府分冊》（以下簡稱《彙編》），正是二人合作的學術成果。全書分四冊，共收錄並點校了近1,500通自唐代至民國時期與宗教相關的碑銘，大多存於鄉村小廟，這些碑銘曾無人系統整理，因此對福建宗教研究具有重要意義。除了宗教內容外，碑銘還涉及民眾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如村落組織、族群關係、公共事務等，成為研究社會文化史的重要材料。

《彙編》榮獲中國出版協會古籍出版工作委員會2018年度「全國古籍出版社年度百佳圖書」一等獎，充分證明了本書的學術價值，獲得了學

界和出版界的高度關注與認可。

三十多年來，在鄭振滿教授和丁荷生教授的帶領下，廈門大學歷史系的每一屆學生幾乎都參與了民間歷史文獻的搜集與整理工作。無論是畢業實習還是課外資料採集，廈大的學子們總是將課堂上學習到的歷史人類學知識應用於福建的不同社區與聚落，真正做到「回到歷史現場」。

作為廈大歷史系學生，我曾參與《彙編》出版過程中碑刻的搜集、校對和整理工作，想結合個人的學習實踐經歷，分享一些對本書及其背後田野調查的感想。

我於2014年考入廈門大學，經過兩年的通識教育後轉入歷史專業，並選擇民間文獻學方向。在轉入專業前，我已對廈大歷史系深厚的社會經濟史傳統有所瞭解，傅衣凌先生強調「學問不應該只在圖書館做」，而是要「接觸社會，認識社會，進行社會調查，把活文字與死材料結合起來」。在民間文獻中心的老師們的指導下，我閱讀了許多前輩的著作，學習他們的研究方法和範式，試圖理解為何史學研究如此注重民間大眾的生活經驗和民間文獻的搜集。無論是課程學習，還是鄭振滿老師組織的資料研討會，「回到歷史現場」始終環繞在我身邊。這一系統的學習過程為我後來的田野調查打下了堅實基礎。

2016年起，我開始參與《彙編》成書的搜集、整理和校對工作，至2018年出版。在這期間，我和師友們頻繁地在漳州廈門之間往返，樂在其中。作為一名史學新手，我真正接觸田野，開始「跑碑」——走訪漳州的碑刻。這一過程既充滿艱辛，也充滿學習與收穫。以下是我在「跑碑」過程中的三點體會：

首先，認識碑刻史料的價值與文化意義。史學研究的起點是史料，而「跑碑」則為我提供了

接觸一手史料的機會，學習如何「動手動腳找材料」。每當我們在錯綜複雜的小道中尋找古老碑銘時，找到一塊完好的碑刻，總是充滿喜悅。碑刻，尤其是民間的地方性碑刻，具有重要的時間屬性和地方意義。通過這些碑刻，我們可以迅速瞭解地方歷史的脈絡。比如，《彙編》中的《關永茂碑記》（清康熙五十二年），記載了東山縣賦役制的變化和糧戶歸宗的實施，成為我們理解地方社會與賦役制度改革的重要史料。

其次，「跑碑」幫助我理解碑刻史料的「在地性」文化意義。碑刻不僅是歷史記載，它們還反映了民眾的社會活動、人物關係以及與王朝國家的互動。例如，在角美鎮的《察院禁約碑》（明萬曆二十五年）講述福建御史禁止地方械鬥的歷史背景。這些碑刻反映地方性社會關係和文化傳統，揭示民眾如何借助社會與文化資源，利用國家權力通過社會活動達成目標。

再次，「跑碑」幫助我與地方社會的民眾互動，體驗當地的自然與人文環境。通過與村民交流，我們不僅能找到碑刻，還能獲取寶貴的地方知識。在田野調查中，當地居民的記憶和口述歷史為我們提供碑刻之外的重要資訊。這些地方知

識和記憶是碑刻本身所無法完全呈現的，借助地方民眾的經驗，我們得以更全面地理解這些歷史遺存。

田野調查還讓我深刻認識到，碑刻不僅是文字載體，它們背後的鄉村社會和自然環境也是我們理解地方歷史的關鍵。例如，在漳州的海澄東嶼，我們通過碑刻發現「泥泊」爭端的歷史背景（萬曆一乾隆），這一地理特徵與當地的社會和文化密切相關，揭示了自然環境如何影響地方社會的發展。

最後，鄉村生活和傳統社會文化的體驗，是我在「跑碑」過程中的最寶貴財富。每當我回憶起與地方民眾的互動，尤其是在烈日下的勞作時，我總會想起那位熱情的廟宇管理者，他請我們吃飯、提供涼茶的舉動，至今讓我感動不已。這些經歷讓我深刻感受到，在鄉村生活和民眾經驗的背後，隱藏著對傳統的認同與情感。

在象牙塔中學習，鄉村生活逐漸遠離我們的日常生活，而通過田野調查，我得以接觸和理解這些「消失的」鄉村經驗。這份與鄉村的情感聯結，對於史學初學者而言，既是從書齋走向社會的重要起點，也是一生受益無窮的寶貴契機。

出版資料

